

在美國對每個來自亞洲的新一代移民來說,不管父母是什麼職業,對孩子的教育是同樣的關注,本報在新年來臨之際特以此版作為獻禮物給所有父母



心底那片海

我背着長笛,走進上海音樂學院的考場,沿着曾經走過數次的小路進入候考廳,我把樂譜攤放在腿上,十根手指放在它們應在的按鍵上,反復復習第一條應考音階,升C大調音階在我的指間流暢地滑過不下二十遍,待工作人員通知後,我和一些同考的學生搭着電梯進入考場,此刻我的手心不停地出着汗,那根銀色的管子似乎是我的武器,而我似乎是要去打仗了。

我是第一考場的60號,當59號吹完的時候,我站在了樂譜的前面,兩位考官是年近六十的老爺爺,面相比我以前考試的考官要和善許多,當我把長笛的吹孔放在唇邊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原來是如此的緊張,緊張到心臟似乎停止了跳動——不知是否因跳過六級而考八級的緣故——總之,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

失控的手指,喘息不穩的氣息,顫抖的發音,這些在長笛演奏中可謂是最最忌諱的事情,竟然在同一刻發生了。考官雖然破例給我一次又一次的機會,但是我想我讓他們失望了,失望的不只是他們,我近乎絕望。結束後我推開門,房間里傳出一句話:“小姑娘基礎不錯,可惜了,怎麼會那麼緊張?”隨後,我感覺眼睛奇癢無比,用手使勁地揉,當看見媽媽一臉焦急地看我時,我才知道自己是哭了,不知是為什麼,我並不想哭,但是就如剛纔手指失控一樣,哭得越來越厲害。而那天那段考場回憶,成爲了一組漫長的特寫,在成績出來之前,不斷刺激着我的心靈。怎麼辦,如果沒有通過,我會放棄么,不行,苦學五年,我不捨得。但如果重新吹,我應該懷着怎樣的態度呢。

——哎呀實際上沒什麼,只不過是八級沒有吹好,

沒什麼大不了的。

——但是投入一年的時間、精力、汗水和高額的學費該怎樣補償。

——再努力一年,明年爭取通過。

——可是,我對不起所有與我學長笛有關的人,爸爸媽媽,外公外婆,老師。

……

以上兩句式的對白不斷浮現在之後的時間里,一個多星期內,我沒有再碰過長笛,從前每天都有我的溫度的管子,變得不知有多麼的冰涼,或許它也有生命的吧。只是,從考場出來的时候,陽光把長笛照耀的如此的刺目,近乎要把我的眼睛灼傷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景觀窗臺上,在頭靠近窗戶的一刹那,我看見了傾斜的天空,墨藍色的。似乎是我,似乎是我把它看得太重了,其實,沒有必要的。

時間飛快的流逝,爲了不影響學習,我努力把這件事驅趕出記憶。但是在某些詞語的暗示下,隱隱地又想了起來。直到那天放學回家,爸爸上網去查成績,在不及格的那一百多個號碼里沒找到我的,爲了保險,打通了聲訊電話。

答案是:我竟然通過了!

前後一起一伏的波瀾,把我弄得顛沛流離,在得知通過的一刹那,一滴滾燙的液體順着臉頰流了下來,無盡的喜悅!

或許沒有經歷過此類感情的人們,不會懂得那一刻我的心情,我的確把考級看得太重了,但是這畢竟是用一年的辛苦換來的八級證書啊。

老捨說過:生活是種律動,需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這變而不猛的曲折里。

那晚,我再一次仰望天際,依然是墨藍,沒有一絲光痕。我突然很感謝這次坎坷無數但最終成功的過程,在這樣的過程中,我的思想和觀念似乎又蛻變了一層,說不清道不明的,但就是事實。也許是在窗臺上待了一晚上,有些事情就在那微微漸變的太陽的色彩中道破了,非常微妙的一次經歷。

心情不好的時候,我不喜歡睡覺,而是靜靜地坐在窗邊,度過一個非常奇妙的夜晚,而日光微露的時候,那些心結似乎就解開了,雖然不完全,但就是好多了。

用心去觸碰天際吧,在時光流變的色彩和瞬息中,心里那些沉澱的物質會逐漸分解,然後顯出心底那片清澈的海水,星月之下,宛若蒼穹。

接近黃昏了,我背着書包,踏上了回家的公車,車廂里雖無空位子,但也不十分擁擠,我站在前段車廂靠窗位子的旁邊。在搖搖晃晃的行程中,我無意間瞥見了座位上的老人。一派樸素的裝束,身子佝僂着,他的一雙手緊緊抓住前排座位的靠背,在我的印象里,都是小孩子才會將雙手抓住前排的靠背,以增加安全感,這個動作也足實很孩子氣。

而如此孩子氣的動作竟在一個老者身上呈現,不禁讓我微微一笑。這笑里飽含着不解與取樂的成份。正當我轉動着視線的時候,又一幅畫面使我的視線凝固了。同樣的一個老人,背部微微凸起,而那一雙手竟也清一色地握住前排座椅的靠背,他的眼神直盯盯地眺着前方。

我的微笑逐漸收斂了起來,新的困惑在我的心頭打起了結。兩雙蒼老的手,粗糙而又厚實,一個同樣的動作,使他們手的骨節明顯地暴露出來。我又看看吊着公車拉環的我的手,想比之下,光滑、細膩很多,皮膚也沒有完全包住骨節,一雙年輕的手……

窗外的霞光空透了玻璃窗,將老人的影子不完整地投射在了地上。劉塘曾說過,或許人的一生,就像日出與日落吧!似乎回到同樣的位置,只是方向不同。是啊!人老了,是應該得到更多關懷和愛護的,他們需要的是安全感,他們是日落,除了年紀與生理上與孩童不同,其思維與渴望卻是等同的,老人們希望兒女多陪陪他們,偶爾也會俏皮地撒撒嬌,事實上,他們所需求的是依靠,而孩子氣、好奇心也同樣地流露了出來。俏皮與可愛同樣可以形容老人的。當我注視着E-mail上外公外婆在迪斯尼世界

城堡前的合影,在新澤西州大西洋海灘前的合影,在有着斑斕色彩的楓樹林前的合影,不久前的萬聖節,異國的风情氣氛,將二老的臉上勾勒出的喜悅。

原來,晚年也可以如此的美麗與絢爛,精彩得令人眩目。收回記憶,我走下了公車,太陽正式地降落到了地平線上,它的光芒如打翻的橙色顏料,潑灑的雲朵乃至整塊天空。一片橙紅,天際下的城市被感染得溫暖了起來。

我把手舉過頭頂,對着夕陽,可以清晰看見通透的暖色血液,因爲夕陽余光照進了手心,它才會如此地剔紅。

面對夕陽,我感慨萬千,它不僅僅是晚年的一種象徵,也是人間和諧的一種代表。

我愛夕陽。



作者簡介

朱菁,生於1993年5月27日。現就讀於上海市向明初級中學初二(3)班(尖子班),是班級少先隊中隊長。

她4歲起學游泳,6歲進少年宮舞蹈班,7歲學繪畫,8歲後學長笛。今年已通過上海音樂學院長笛八級考試,獲得證書。

平時她愛寫些小文章,10歲時參加市兒童作文比賽獲得優秀獎;她的創作畫“我的休假日”(反映學生學習負擔過重,壓力過大)爲新民晚報徵錄;“世界兒童月球

旅行”獲學校創作畫比賽二等獎;她擔任主編和美工的黑板报在學校評比中獲一等獎。最近,學校給六名優秀生發獎學金作為鼓勵,她也是獲獎人之一。

朱菁從小學(每學期)到中學(每學年)都被評爲三好生,學習成績優良。平時協助班主任做些力所能及的社會工作,老師昵稱她爲“我們的小才女”。她性格活潑、善良,與同學都能友好相處,尊敬長輩,重視生態環境的保護。“真,善,美”是她的座右銘。



朱菁舅舅一家外公外婆

本報忠實讀者嚴媽媽和先生來到PITTSBURGH探親兒子,他們十分喜愛華報,本月初本報主編浦瑛到匹茲堡看望了老人家,他們的兒子陳俊是匹大醫學院研究人員,兒媳俞菁是匹大醫學中心的醫生,身邊有9歲的孫女陳雯芊和2歲的孫子陳子飛。陳俊和老伴陳應石于新世紀初先後退休,我們在閒聊中得知嚴媽媽的外孫女朱菁的文章寫的很棒,這里本報就將她的兩篇文章介紹給讀者。



浦瑛和朱菁外公外婆

浦瑛:太高興了認識您們全家人,一個溫馨和諧的一家人。謝謝您們的熱情招待,嚴媽媽的飯做的很好吃,第二天我就照着嚴媽媽的做法土豆加鹹菜,我的女兒喜愛吃,看看做報紙就是好,結善緣,交朋友。我再一次謝謝您們的邀請。請有空來克里夫蘭玩上我們家玩。祝福!

嚴媽媽:我們全家都非常高興與您相識、相知。雖然初次見面,卻像老朋友一樣熟悉。您的能幹、機敏和豪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來匹茲堡出差,就到我家來歇腳,如果不嫌過于普通的飯菜,我們歡迎您來吃便飯,就像在自己家中一樣。千萬不要再帶禮物!勿要見外。順致敬意!

美國百萬孩子爲何在家上學? 10年前僅有36萬

新學期開始了,當許多家長把子女送到學校去上學的時候,諾爾斯太太卻決定把14歲的女兒留在家裡親自教育。在美國,像諾爾斯太太這樣讓孩子在家上學的家長已經越來越多了。

據美國教育部統計,全美至少有110萬名兒童在家上學,而在10年前僅有36萬名。國家家庭教育研究所的瑞博士最近估計,在家上學兒童的數量遠比官方公佈的還要多,在2003年可能就已達到了170萬到210萬,在家上學的兒童總數已佔學齡兒童的2%。

據美國全國教育統計中心的相關調查,在家上學的兒童,主要來自有兄弟姐妹的和父母雙親都是白人的家庭。其年齡的分布,官方雖然未作確切統計,但按密蘇里州專管中小學教育的助理顧問克瑞森女士介紹,至少在密蘇里州,在家上學的兒童,小學生多于中學生。

瑞博士認爲,美國在家上學孩子的增多,一是公立學校教育質量連年下降,導致一些家長對學校不信任。這些家長認爲,與其讓孩子在學校所獲無幾,浪費時間精力,還不如親自對孩子進行教育。二是美國學校校園垃圾文化氾濫,酗酒、吸毒、變態及暴力事件在許多條件不好的學校時有發生。家長擔心,這樣的環境會影響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長。三是宗教原因,學校所傳授的知識或觀念不符閤家庭所持的傳統宗教觀念。

當然,擁擠嘈雜的課堂、枯燥無味的課程,也使美國孩子對學習感到厭煩。不能因人而異的教育方式使在校學生失去學習的動力,也是導致在家上學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家上學,是成功還是失敗,教育界衆說紛紜。總體看,在家上學的孩子,各科目都比在校生強

30%左右,而且他們的學習科目和範圍廣,基礎知識紮實,適應能力也很強,所以不少美國大學特別願意招收從家裡畢業的孩子。與在校生相比,在家上學的孩子更關心社會,有更強的活動能力。因爲家長擔心孩子關在家里,缺乏接觸社會的機會,所以都積極鼓勵孩子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常常帶領子女出入圖書館、博物館、體育中心、教會、畫廊、展覽館等場所。同時,不少社會上的義務組織經常爲在家上學的兒童提供必要的服務。這使在家上學的孩子有很強的社會意識,對政治問題也非常敏感。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孩子的學習效果與家長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有着直接的關係。也就是說,家長不僅要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和正確的方法,也要有很強的經濟實力。

當然,並不是每一個在家上學的兒童的教育都是成功的。家長的教育方式不當,孩子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不高,再加上家長的教學經驗也無法和科班出身的正規學校老師相比等,這些情況都可能影響在家上學的教學質量。

在美國,在家上學作爲一種新的教育模式,雖然已在全美50個州都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且也得到了社會的積極肯定,但持反對意見的也大有人在。有的教師組織認爲,在家上學目前缺乏美國聯邦級別的監控,在家上學的師資水平沒有統一的標準來認證,學生的學習效果無法進行全面衡量。雖然很多州的政府在監控在家上學方面做了許多積極的工作,但能否大規模推廣在家上學這種教育方式還是未知數。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國公立學校還沒有明顯改善其連年滑坡的教育質量,校園內不健康的垃圾文化還未得到清除的情況下,在家上學作爲一種新的教育方式一定會以更快的速度在美國繼續流行下去。

專家解讀:中國母親爲何用心良苦却招孩子“煩”

“爲什麼老爸不付出永遠是好人,媽媽殫精竭慮卻最招孩子煩?”中國青年報有關專家就此問題給予瞭解讀:以前的中國社會是“嚴父慈母型”的社會,現在的社會已經變成“嚴母慈父型”,“母親正在成爲社會和家庭所有矛盾的焦點”。不少母親正在把自己的壓力轉移到孩子身上,不少家庭中母親和孩子的關係出現了不和諧音。

不成功的母親希望孩子超過自己

賀輝現在在一傢私人企業工作,他從媽媽那里繼承了一副播音員的嗓音。“文化大革命”使賀輝媽媽當播音員的理想成爲夢想,賀輝一出生就承擔了媽媽的希望。“我經常要跟着媽媽一起聽廣播、練朗誦,爲了練‘嘴皮子’,我幾乎每天都要說繞口令”。但是賀輝一直就是一個害羞的孩子,就害怕當着陌生人說話,可是媽媽偏要訓練他,經常讓賀輝當着很多朋友的面表演,“每次這種‘演出’之後,我都要大哭一場”。

成功的母親擔心孩子給自己丟臉

有些母親把自己的理想強加給了孩子,有些母親則把孩子的成績當成了自己的“臉面”。

陸女士夫妻曾經都是大學老師,後來丈夫跳槽到了外企,一家三口仍然住在丈夫以前任教的高校中。街坊鄰居都是丈夫以前的同事,大家平時見面時一團和氣,暗地裡卻都在比着,尤其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更是暗中較着勁。好在陸女士的兒子

很爭氣,在班里的成績一直是數一數二的,尤其是奧數,在各種比賽中經常獲獎。每當同樓的鄰居在陸女士面前夸獎她兒子時,陸女士覺得是最幸福的時刻。

然而,她兒子卻沒有這麼強的幸福感。陸女士的丈夫王先生告訴記者,兒子小時候特別喜歡看NBA,那時的理想就是當一名籃球運動員。但是自從上了小學,陸女士幾乎沒有讓兒子再看過NBA的比賽。現在兒子已經如大人所願地考上了他們所住大學的附中,但是卻變得越來越不願意與人交往了,對陸女士更是冷漠。

母親的焦慮期碰上了孩子的輕視期

“我們也很委屈,爲孩子做了這麼多,在孩子眼里往往成了‘壞人’,平時對孩子不管不問的孩子的爸爸卻成了‘好人’”,周女士說。“母親已經成了現在這個社會中最爲焦慮的群體”,孫雲曉說。女性除了在家中承擔着更多的持家和教養孩子的壓力外,隨着整個社會生存壓力的增大,他們還要與男性一樣承擔着職業的壓力,因此,她們的焦慮程度也在明顯地增大。

與此同時,“女性的這種焦慮期又正好遭遇了孩子成長過程中對父母的輕視期”,孫雲曉介紹,孩子對父母的情感要經歷五個主要階段:10歲以前孩子對父母的情感以崇拜爲主;10歲到20歲時這種情感轉爲輕視;20歲到30歲,孩子對父母有了一些理解;30歲到40歲時孩子對父母多了一些愛;40歲以後孩子才能真正深深地理解父母。